

武汉往事 4

谨以此书
献给伟大的祖国以及为革命信仰而牺牲的人们

张隼 著

红旗漫卷

这是一个坚守革命信仰的故事

一座城，两条江，三个家族
四十载恩怨情仇，风云激荡
解构一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



武 汉 往 事 4

红旗漫卷

◎张 隼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汉往事. 4, 红旗漫卷 / 张隼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7-218-12772-9

I. ①武… II. ①张… III. ①武汉—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6700号

WUHAN WANGSHI 4 · KONGQI MANJUAN

武汉往事4·红旗漫卷

张隼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选题策划：李 敏

责任编辑：李 敏

装帧设计：刘焕文

责任技编：周 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27.25 字 数：500千

版 次：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487 83790604 邮购：（020）83781421

第一章	“党国功臣” / 1
第二章	物是人非 / 15
第三章	硝烟再起 / 31
第四章	空中解围 / 45
第五章	践墨随敌 / 59
第六章	军事调停 / 73
第七章	较量无声 / 87
第八章	宣化小聚 / 101
第九章	真诚告诫 / 115
第十章	突围第一 / 129
第十一章	饭店风波 / 143
第十二章	新的使命 / 157
第十三章	潜回武汉 / 171
第十四章	风雪归途 / 185
第十五章	世事维艰 / 199

- 第十六章 校园枪声 / 213
- 第十七章 婚姻大事 / 227
- 第十八章 无声交锋 / 241
- 第十九章 鏖战大别山 / 257
- 第二十章 骨肉亲情 / 271
- 第二十一章 相聚余府 / 285
- 第二十二章 身不由己 / 299
- 第二十三章 危机四伏 / 313
- 第二十四章 魔影重重 / 329
- 第二十五章 进退两难 / 343
- 第二十六章 又是和谈 / 357
- 第二十七章 最后的疯狂 / 371
- 第二十八章 暗战 / 387
- 第二十九章 摊牌 / 401
- 第三十章 武汉模式 / 417

第一章 「党国功臣」

这段时间，王俊林心里一直烦闷不安。

虽说因为与日寇一道挡住了新四军第五师对汉口的攻击，帮助孙蔚如全面顺利地接受了整个华中地区日伪军向重庆投降，尤其是牢牢地控制了武汉这一战略要地，使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可以将在大后方养精蓄锐的国民党军源源不绝地通过武汉开往华东、华北地区，迅速填补国民党军在日占区实力不够的空白，形成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优势，为限制共产党军队的发展，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并最终彻底解决共产党军队的问题，立下了不小功劳，但是，重庆对他的功勋一字不提，一直大力宣传这是抗战领袖蒋介石早已运筹帷幄，布下的胜利之局。因而，王俊林诚惶诚恐，生怕国民党完全控制了局势，顺应民众的呼声，下决心铲除一切汉奸，那么，他不仅前途堪忧，很可能像王俊喜一样，被愤怒的民众活活打死。

他不能不这么想。如今，武汉三镇已经拉开了抓捕、清理汉奸的大幕。几乎一夜之间，担任过伪政权大小职务的官员，全都遭到了逮捕，甚至负责管理商业运作的南洋富商熊先生，连同他的夫人，也被关进了监狱。他很清楚，紧接着，所有为日本人做过事情、出卖过重庆的人，都将被揪出来。

王俊喜临死之前，曾经公开揭发过他，不仅孙蔚如听见了，军统和中统特务也都听见了。现在，正由军统负责清理汉奸，王俊林当年曾经出卖汉口军统小组，致使他们几乎全军覆灭，委实不能不担心自己在劫难逃。

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不会最后在军统这条阴沟里翻船吧？怎么办？从军统里面找为自己说话的人吗？找谁？最熟悉的人是王晓燕。可是，他害死了王俊喜，她不在背后捅刀子已经很不错了，怎么会帮他洗脱汉奸的嫌疑？而且，日本人占领时期，从王晓燕几次准备动手杀他来看，他觉得王晓燕一定不会放过他。所有落在王俊喜手里的把柄，现在肯定被王晓燕掌握了。王晓燕没有立即找他算账，只不过是因为上面觉得他还有一点利用价值，没有到完全抛弃的时候。

一想到这里，王俊林不免有些绝望。

真的已经走到尽头，只能等末日来临吗？不！不是这样！王俊林不想束手待毙，他要活下去，而且要继续风风光光地活下去！他曾经多次陷入非死不可的绝境，不是都活下来了吗？这一次，上天一定会继续垂怜他，给他活下去的机会。过去，是堂兄，是夫人，是王府、余府、赵府三家盘根错节的关系，挽救了他的生命。如今，人物皆非，他指望不上别人，只能依靠自己。该怎么救自己？利用手头控制的日寇遗留的物资，打通国民党军政要员，让他们替自己说话。可是，他又踌躇不定，毕竟，一直没有与那些人

有过密切接触，现在想找一个人替他说话，岂不是比登天还难吗？

“难吗？不难！国民党军政高官都是贪得无厌的蛀虫，只要把他们喂饱了，他们什么好话都说得出来的！”王俊林想到了拉拢孙蔚如的情景，心里踏实了不少。

而且，王俊林确实跟别的汉奸不同，曾经暗地里给重庆提供过日寇的情报，更重要的是，替党国守住了武汉三镇，才有了今日之局面。人家并非无话可说，问题在于，你要用足够的诚意撬开人家的嘴！

这样一来，王俊林得准备充足的诚意金。麻烦的是，那些路过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见日本人以及“皇协军”的仓库，可不管是否已经有了新的主人，立马贴上封条，然后派兵把守，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成了他们的。结果，本来已经被王俊林收入囊中的物资，瞬息之间，换了新主子，令王俊林的口袋一天天瘪下去。

为了争夺一座座仓库，那些国民党军绝不遵守先来后到的通行游戏规则，时常会大打出手，甚至连机关枪都用上了。几乎每天，武汉三镇都会发生枪击事件，搞得人心惶惶。这还不算，他们往往会自动上门，对王俊林威逼利诱，敲诈勒索，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王俊林知道自己底气不足，谁都不敢得罪，不愿意拿出银子打了水漂，只有一天天赔着笑脸，与他们虚与委蛇。

“他娘的，别给老子来虚的。像你这样的汉奸，老子一枪崩了你，谁都不会说老子的不是。你不给老子要的东西，老子凭什么留你一条狗命？”

碰上硬茬了。王俊林清楚，如果满足了这种人的要求，今后别想有安宁日子过。如果不给，势必会激起人家的怒火，自己同样落不了好，只有把祸水往别人身上引。

引到谁的身上去呢？决不是他们不敢招惹的主，无疑只有王俊喜的徒子徒孙。王俊喜死了，余明亮接管了汉帮，朝余明亮身上引，似乎又说不过去，毕竟，余明亮是余瑞祥和赵璇滢的儿子，是夫人余雅芳的侄儿。可不往余明亮身上引，又找不到替死鬼。

踌躇了好一会儿，王俊林终于漏了底：王俊喜、余明亮趁他与新四军作战的机会，夺得了很多日伪军的财物，他自己手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

打发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王俊林倒在沙发椅上，双手抱住脑袋，闭上眼睛，长吁短叹。这时候，眼帘忽然出现了夫人余雅芳的身影，只见夫人满面怒气，从眼里飞出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他的心窝。他一个激灵，大叫一声，像一根棍子一样竖了起来。

倏忽之际，王卓文出现在他的面前，问道：“司令，怎么啦？”

王俊林怔了好一会儿，急切地说道：“快想办法通知余明亮，让他提防那些人。”

“是！”王卓文只回答了一个字，好像一阵风一样飘然而逝。

王俊林颓然倒在沙发椅上，双眼盯着天花板，不停地转动心思。他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落到这般田地。帮助国民政府守住了武汉，依旧是一条丧家之犬，在国民党眼里，他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越来越感觉到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把他晾起来，是为了尔后卸磨杀驴，拿他开刀。早知如此，不如当初不抵挡新四军的进攻，新四军打进了武汉，即使要他死，也会给他一个痛快，不会像现在一样让他坐卧不安度日如年。

不过，一想到国民党还要继续跟共产党打下去，自己手里还有人马，王俊林不觉精神一振，感到蒋介石不会完全抛弃自己。蒋介石现在没有想起自己，应该是忙于处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了。

“日本人刚刚投降，遣散俘虏，处理善后事宜，与共产党摊牌，返回南京，哪一件不比自己的事重要得多呢？”王俊林想到这些，安心了许多。

不过，不能一直等下去吧？夜长梦多，为了早日得到解脱，自己为什么不主动提出请求，率领人马去跟新四军作战呢？那样一来，蒋介石说不定会加紧收编自己的人马，只要有了名分，接下来的日子一定好过多了。

问题是，王俊林手里纵使还有足够的诚意金，至今还没有找到说话管用的人，谁知一纸请求上去，究竟会换回怎样的结局呢？

得快点找到通天路径，要不然，一切都来不及。王俊林心里着急，想到了余瑞华。余瑞华当年在保定上军校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同学吗？如今国民党上层保定系黄埔系说话都好使，而且保定系辈分高，往往可以力压黄埔系一头。让余瑞华去干这件事情，显然更加容易成功。王俊林赶紧抓起电话，亲自打给余瑞华，要他马上赶来汉口。

余瑞华出现在王俊林面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的光景。

要在往常，通常王俊林一个电话打去，余瑞华最多三个钟头便会出现在他面前。三个钟头以后，余瑞华还没有出现，王俊林感到有些不妙，生怕余瑞华看穿了他的心思，故意躲着不见他，连忙操起电话，准备催问。

这时候，恰好王卓文回来了。王卓文见状，从王俊林手里接过电话听筒，拨打余瑞华的电话。结果，那边一直没有人接听。

接到王俊林的命令以后，王卓文深知事态严重，亲自去见余明亮，转弯抹角地问了一些事情后，提醒似的说道：“如今的政府军队好像一头头饥饿的老虎，正到处寻找食物，你应该保持警惕。”

余明亮非常敏感，说道：“王俊林害死了王世伯，现在想来害我，是吗？”

王卓文说道：“王司令是你姑父，他怎么会害你呢？眼下武汉是什么情形，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谁，只要手里掌握了大量财物，过往的党国高级将领一定不会放过。”

自从王俊喜死后，余明亮一直对国民党军队保持高度戒备。他已经把从日本人那儿夺取的财物全部藏起来，并且利用从日本人手里夺得的军火，武装汉帮帮众，时刻准备向王俊林报仇雪恨。

余瑞华、王晓燕、赵雪莲等人都私下里关注着余明亮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国民政府绝不会容忍武汉三镇存在一支过于强大的力量，因而，总是寻找机会，私下里劝说余明亮不要太过招摇。

“我叔叔，赵姐姐他们劝我，我可以理解。你凭什么劝说我？难道你忘了，王世伯是死在谁手里的吗？”余明亮对王晓燕说道。

王晓燕说：“我父亲如果知道你的心意，也会阻止你。跟王俊林斗，不能仅仅依靠武力，更要靠智慧。国民政府决不会容许一支强大的地下武装存在，你即使打算成立一支队伍，也应该秘密进行，不要让任何人察觉到。这样，你才能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余明亮不能不认为王晓燕说得有理。他收回已经发放下去的武器弹药，另外秘密挑选了两百余人，由王晓燕秘密训练他们，把他们打造成一支奇兵。

得到了王卓文的告警以后，余明亮决定给国民党军队一个下马威，立即命令这支人马暗暗做好准备。

这时候，赵雪莲来见余明亮了。

王俊喜死后，赵雪莲一直跟余明亮保持着联系。余明亮手下控制了一批武器弹药以及大量财物，赵雪莲试图劝说他把这些东西秘密运出武汉，交给姑姑，以便提升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力。

然而，因为亲眼看到那些难民活活打死了王俊喜，余明亮对经常替难民说话的共产党人很不感冒。哪怕他非常想念母亲，也绝不会为此将自己手里的武器弹药交给母亲和母亲代表的共产党人。

因此，赵雪莲刚刚露出一口音，他马上打断了她的话：“姐姐，你竟然跟其他的人一样认为我手里有武器弹药和日伪军的资产，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也许，我是有一点财产，但肯定没有武器弹药。毕竟，我手下有一大帮子人，他们要吃饭，要养家糊口，

如果没有一点财产，肯定是不行的。”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赵雪莲不再继续劝说。一来因为余明亮是姑姑的儿子，自己的表弟；二来因为余明亮手里掌握了一批人马和大量的产业，可以为隐藏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提供帮助。因而，她仍然不停地跟余明亮接触，帮他出一些主意，或者把姑姑以及余亚男的情况告诉给他。

每当她说到母亲的时候，余明亮总是静静地谛听，一直不说话，其实眼前一下子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恨不得扑进母亲的怀抱，放肆地大哭一通。

过了一段时间，余明亮竟然没有见着赵雪莲，心里空空落落，很是惦记她。

突然，赵雪莲出现在余明亮面前。他心里一阵狂喜，很想问一问她这段日子干什么去了。不过，因为要提防国民党军队，他立刻摆出一副拒人千里的姿态，说道：“你的确很有耐心，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陪你。”

“也许，这一次我可以帮助你。”赵雪莲微笑道。

和熊先生一道被军统以汉奸的名义抓起来以后，因为他们一直经商，确实没有帮助日本人做任何坏事，而且，熊先生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军统又没有查出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以后，继续把熊先生关在监狱，把赵雪莲放了出来。

其实，熊先生和赵雪莲已经为有可能被当成汉奸投入监狱做好了准备，暗中把大部分财产转移出去，交给了新四军第五师。上级地下党组织曾经命令他们撤离，但是，考虑到他们有可能利用关系，洗脱汉奸的名声，继续潜伏下来，他们向组织提出请求，没有撤退。

赵雪莲出狱后，先后找了王俊林以及其他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包括军统特务头子，希望救出丈夫，但没有成功，便故布疑阵，做出回去南洋的姿态，然后换上一种身份，继续在武汉潜伏下来。从王卓文那儿知道了余明亮目前的处境以后，她决计亲自出马，帮助余明亮跟国民党周旋，然后慢慢引导他。

“笑话，我堂堂一个汉帮帮主，还需要你的帮助吗？”余明亮说道。

“你应该很清楚，无论你手里有多少人马，要想跟一支正规军队对抗，是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的。何况，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让所有国民党军心怀不满，你们不可能得到任何方面的支援。”

余明亮露出了狡黠的微笑，说道：“我有我的办法。你放心，我决不会让他们得到任何好处。”

历练了这么多年，余明亮懂得怎样利用手里的资源有效地保护自己。王俊林想破脑

袋都没能跟蒋介石的亲随拉上关系，余明亮却已经通过王晓燕以及其他军统特务，跟他们拉上了关系。而且，每一支路过武汉的国民党军队，无论是高级将领，一般军官，还是普通兵士，几乎都曾到过他管辖的妓院，凡是他觉得以后可能用得上的人，他都曾给予过很好的关照。为此，他很自信，别看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人五人六吆三喝四，应付他们，费不了太大的事。

安排好了一切，余明亮静静地待在汉帮，等候那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大驾光临。可是，那家伙没有降尊纡贵亲自前来跟余明亮见面，而是派遣一个副官，拿了一封信，带了一支队伍，气势汹汹地奔过来的。

余明亮大马金刀地坐在帮主位置上，笑问道：“你是派人来保护我的吗？”

副官一声冷笑，然后拿出信件，递给余明亮，用睥睨一切的口吻说道：“将军希望马上得到你的明确答复。”

余明亮慢条斯理地打开信封，看了一眼，笑道：“早知道你们不仅惦记着女人，而且惦记着金银财宝，我应该趁日本人投降的机会，尽可能地搞一些财物。只可惜，我刚准备搞的时候，王俊林设计害死了我们帮主，东西全被他挖走了。如果那些女人算作财宝的话，我把她们全部交给你们好了。”

副官冷笑道：“恐怕我不能拿你的这些话回去交差吧。”

“我手里没有那些东西，你让我拿什么给你呀？”

副官火冒三丈，命令人马捉拿余明亮。

王晓燕进来了，冷冷地朝副官瞥了一眼，问道：“看你们剑拔弩张的样子，好像是要兴师问罪嘛。余兄弟得罪你了吗？”

副官不知道王晓燕的底细，胸部一挺，说道：“我部即将开赴华北，供给出了一些问题。将军查知余先生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曾经做过汉奸，窝藏了大量财物，委派我前来跟余先生商谈。”

不等他的话音落地，王晓燕噼里啪啦给了他几个耳光，怒斥道：“日本人统治时期，你们跑了，我们军统在这里跟日本人周旋，得到了余先生的很多帮助，你竟敢说余先生是汉奸！滚！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一定把你的命留下来！”

军统犹如一道魔咒，无人敢公开招惹，副官带着人马狼狈不堪地离开了。

余明亮和王晓燕都很清楚，他们没有得到好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王晓燕不可能一直待在汉帮，公开支持汉帮与国民党军队对抗，告诉了余明亮一些注意事项以后，离开了。余明亮赶紧命令人马隐蔽进入阵地，等国民党军队的到来。

不久，果然有一大队人马凶神恶煞地奔了过来。

汉帮总堂口地处汉口中心区域，是一处独立的院落，共有三重屋子，每一重各有十余间房子。第一重的正中央，有一个气势非凡的大门，第二重和第三重则没有大门。每重之间，两端各由五六间房子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封闭的天地，其中有一些房子不住人，只不过是进出其他房子的通道。

那支人马一接近堂口，立刻分为三拨，两拨从左右两翼向中间包抄，利索地完成了包围部署，另一拨聚集在大门口，准备向里面发起冲锋。

紧接着，挨了王晓燕耳光的那名副官高声叫道：“里面的人听着，我奉命前来抓捕汉奸，不想死的快点出来投降。”

“鬼叫个啥！老子站在你的上面呢，有本事的话，你上来抓老子呀！”余明亮傲然站立在大门口的屋顶上，说道。

副官心里一惊，知道余明亮已经有了准备，如果发起攻击，汉帮居高临下，利用房屋作掩护，自己一定会遭殃。可是，一想起自己挨了王晓燕几记耳光，回去报告将军的情景，他的心里噌噌地冒出怒火。

谁都让着军统特务几分，将军也不例外，但他自恃并没有把柄落在军统手里，而且揣摸着蒋介石其实对军统总头子戴笠已经有所不满了，一心想要得到余明亮的财物，哪里把王晓燕的警告放在心上，怒斥副官：“他娘的，一个女人把你吓成这个样子，还能干出什么大事？”

“将军，王晓燕是军统的人。”副官哭丧着脸，说道。

“军统又怎么样？军统不抓汉奸，老子能任由汉奸横行？”将军怒骂道，“去，带一支部队，以抓汉奸的名义捣毁余明亮的老窝！”

现在，人马已经带来了，余明亮即使有了准备，那又怎么样？流氓地痞真的懂得行军打仗，跟堂堂正规军交锋吗？副官说道：“余明亮，你凭着一群乌合之众，胆敢跟老子正规军队耍横，真他妈的想找死吗？”

“老子不想耍横，也不想找死，哪个婊子养的想惹老子，老子一定给他好看！”

副官火冒三丈，用手枪指着余明亮，骂道：“你找死，老子成全你！”

话音还没有落地，他扣动扳机，一枪朝余明亮打了过去。紧接着，副官命令人马：

“兄弟们，消灭汉奸，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

刹那间，从四面八方，响起密集的枪声，子弹宛如倾盆大雨一般，落入对方的阵线。副官听这动静，心里高兴极了，以为汉帮很快会支持不住，谁知一眼看去，子弹竟

然是从屋顶上打下来的，顷刻之间，许多部下倒了地。

“他们不仅会打仗，而且火力如此强大！”副官心惊胆战。

他不能在一群流氓地痞面前丢了面子，火速调整队形，用机枪压制汉帮的火力，把手榴弹全部集中起来，命令投弹手，不停地向屋顶上扔去。一阵接一阵的爆炸过后，屋子上不停地滚下了一些尸体或受伤的人。

这时候，余瑞华恰好从武昌赶过来了。

听见枪战声，他迅速带领自己的卫兵奔了过去，见此情景，心中大怒，立刻喝令副官：“你这是干什么？给我停止进攻！”

副官带领一个营的人马，已经把余明亮的帮众全部压制住了，岂能听从余瑞华的阻止。他立马回答道：“报告长官，我部正在捉拿汉奸余明亮。”

“混账！谁说余明亮是汉奸了？是你试图抢夺财物吧？”余瑞华怒喝道。

“长官，话可不能这么说。”

不等副官把话说完，余瑞华踢了他一脚，命令卫兵把他抓了起来。

余瑞华骂道：“混账东西，如果你们把抢夺财物的劲头放在抗日上去，日本人岂能横行这么久！”

“长官，你也是汉奸，你还有脸说出这种话吗？”副官冷笑道。

“老子即使是汉奸，也不会背弃自己国家！你只知道发国难财，什么东西！”余瑞华劈面扇了副官几个耳光，命令人马押着他，朝国民党军队营地走去。

余瑞华即使投靠过日本人，可是，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树起了很高的威望，国民党高级将领可以不把王俊林放在眼里，见了余瑞华，谁都得礼敬三分。

把副官朝那位将军面前一推，余瑞华愤怒地说道：“瞧他干的好事！借口抓汉奸，其实是惦记汉帮的财物。这一下，又是枪，又是手榴弹，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跟着遭殃！你们给老百姓一条活路，行不行？别打着抓汉奸的旗号，祸国殃民了！谁是汉奸？你定得了吗？那得蒋委员长定，得国民政府定。即使余明亮他们一伙人全部被定为汉奸，自有国法惩罚他们，用不着你！”

“余兄弟，误会，肯定是误会。”将军变了一副笑脸，说道。

“我没有误会。你不是要抓汉奸吗？你的副官说我是汉奸，我特意送上门来，让你抓。愣着干什么，快点把我抓起来呀。”

“余兄弟是大闹铁扇公主的齐天大圣，在日本人的肚子里面隐藏了那么多年，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怎么可能是汉奸呢？”

“蠢货！快向余师长道歉！”将军劈面给了副官一记响亮的耳光，怒喝道。

“这么说，你是惦记日本人留下的财物了。”余瑞华冷冷地说道，“清理逆产，也是国民政府的事，眼下不是正在着手清查吗？你越界做这种事情，难道不怕军统向蒋委员长告你一状，说你图谋不轨吗？”

将军虽说觉得可以利用戴笠已经在蒋介石那儿失宠的机会，放肆一回，终究还是有些害怕军统特务的。在下达命令之前，他已经考虑好了，认为可以趁王晓燕离开的机会，一举将余明亮的汉帮消灭，取得他帮助日本人残害中国老百姓的确实证据，或者栽赃陷害，以堵军统之口，谁知竟然碰上了余瑞华。

余瑞华即使投靠过日本人，那又怎么样？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国民政府要员都知道，余瑞华暗地里是在为国民政府做事。将军不由得非常后悔，没有考虑到余瑞华的因素，贸然捅了一个马蜂窝。好在余瑞华很讲义气，又似乎跟军统很有交情，多向余瑞华说一些好话，取得余瑞华的谅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果然，将军好话一说，余瑞华渐渐地压住了怒火。

他仰天长叹一声，说道：“日本人投降了，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现在，唉，形势似乎越来越糟。老兄，你我都是军人，虽说很多事情都由不得自己做主，但一定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跟余兄弟相比，我真的感到很惭愧。不过，如果王俊林将军不说余明亮从日本人手裡抢夺了许多财物，我绝不敢这么做。”

原来竟是王俊林在暗中煽风点火！余瑞华怒气冲天。

王俊林正等得心烦意乱之际，看到余瑞华冲进了办公室。他心里一喜，正准备问余瑞华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过来。

余瑞华不等他开口，一边拍桌子，一边痛骂道：“王俊林，你还要害死多少人才会罢手？武汉三镇已经很不平静了，你还要添乱！你扛不起责任，可以离开警备司令部，不要把祸水都引到别人身上去，好不好？”

王俊林何曾见过余瑞华敢这样对待他，一时间竟然懵了。

“别瞪着你的死鱼眼睛看我！”余瑞华更加生气，又猛地拍了一把桌子，“为了荣华富贵，为了权力地位，你视一切为草芥，你的良心早已被狗吃了！”

王卓文听到动静不对，急急忙忙走了过来，准备劝说余瑞华，但碰到余师长那道刀锋般寒冷的目光，他不得不把话头压了回去。

“你到底在说什么？”王俊林问道。

“坏事做得太多了，你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件吗？”余瑞华吼道。

王俊林下意识地摇了一下手，满腹委屈地说道：“你以为我会害死我堂兄和明亮吗？不，我压根没有想到要害死他们，可是，我们的处境很困难。”

“如果你不投靠日本人，绝不会有这些麻烦。”余瑞华很想兜头给他来上这么一句。一想到王俊林不会听进这些话，他不得不放弃了。

“你终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余瑞华冷笑道。

果然是为了这件事，王俊林明白，余明亮一定会没事，要不然，余瑞华不仅仅只是拍桌子，搞不好还会拔枪。

尽管这么说有点讨好余瑞华的意味，为了让余瑞华帮他找到通天路径，王俊林不得不说出了事情的始末，最后说道：“我不是心里没底吗？蒋委员长一天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我的心里就一天不能安稳。谁都可以欺侮我们，谁都可以踩我们一脚，我们却只能忍气吞声。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不死不活地等下去，应该主动出击。你不是有很多军校同学陪伴在蒋委员长身边吗？你可以请他们帮忙在蒋委员长耳边吹吹风，说说我们的好话，如果蒋委员长早点收编了我们的队伍，就再也不会有人敢欺侮我们了。”

余瑞华冷笑道：“我巴不得蒋委员长早点把我们关进监狱，送上刑场。”

不等话音落地，余瑞华拂袖而去，王俊林愣在那儿，半晌都回不了神。

这段时间，余瑞华心里同样充满苦痛。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抗战胜利了，呈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种极其混乱极其吊诡的局面。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这种残酷的现实，他巴不得蒋委员长早点将伪军全部解散，把自己关进监牢，甚至枪毙，这样，他便可以逃过所有难堪的面对了。事实上，从蒋介石下令日伪军抵抗八路军新四军受降、维护秩序上面，他看得出来，蒋介石准备跟共产党的军队大打出手，绝不会轻易解散伪军，要利用伪军，收编伪军。他真的不希望这一天的到来，能够推迟一天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对他来说，心里会得到安慰。不过，他同样清楚，他最终无法逃脱跟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王俊林没想到余瑞华如此决绝，他只有另想其他办法。想来想去，唯一可以帮得上他的人只有堂兄王俊财，事不宜迟，他立即带着王卓文回去王府。

这时候，王府显得非常空寂。两人一走进去，感到了些微的凉意。空空的院落里，没有行人，似乎也感受不到一点活的气息。只是院里院外都修整得非常干净，显示出里面还住着活人。

也许是听到了脚步声，一个下人从后面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一见来人，他的脸上浮现出难以言说的表情。

王俊林会错意了，以为堂兄生病了，心头一凛，问道：“大老爷在吗？”

“大老爷不见客，三老爷和少爷恐怕白跑一趟了。”下人声音虽低，语气却很坚决。

原来堂兄没病，只是不想见他。王俊林松了一口气，挥了一下手，准备径直往里闯。但下人挡在他面前，一动不动，硬生生地把路封住了。王卓文用手一拨，试图把下人拨到一边去。可是，下人竟然好像被钉住了一般，纹丝不动。

“请三老爷和少爷回去，不要为难小人。”下人又说。

王卓文再也不敢动手了。王俊林狠狠地说：“你还知道我是王府的老爷，竟然敢挡我的路，不让我进入王府吗？”

“这是大老爷的吩咐，小人不敢。”下人低垂着头，声音兀自又低了不少。

“不敢，你就给我让路！”王俊林威严地说道。

王卓文趁此机会，用手一拉，把下人给拉开了。他们面前出现了一把椅子，椅子横挡在前面的道路上，上面坐了一个人，似乎正打量着他们。王俊林和王卓文不约而同地吃了一惊。

瞬间，王俊林脸上堆起笑容，大步流星地走过去，喊道：“大哥。”

王俊财眼睛依旧直愣愣地望着大门方向，人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王俊林进入王府，已经做好了让堂兄大骂一顿的准备，没有料到堂兄竟然会对他视而不见不理不睬。堂哥无论怎么谩骂，怎么发火，只要说话了，一定可以找到说服他帮助自己的办法，面对一个完全无视自己的人，王俊林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只有把目光看向王卓文。

王卓文会意过来，说道：“父亲，叔叔来看望你了。”

还是没人回答，王俊财仍然是那副样子。

王俊林愣了半晌，不得不说道：“我知道，大哥一定是责怪我不该把王俊喜置于死地，可是，那真的不怪我呀。他是被那些老百姓打死的，你亲眼看到了，为什么要怪罪我呢？那是他帮助日本人做了太多坏事的缘故。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反而跟国民党军队取得联系，暗中帮助他们做了许多事情，所以，现在，我什么事都没有，我没有辱没王家的列祖列宗，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然而，无论王俊林说什么，王俊财依旧无动于衷，好像周围只是空气。

“大哥，你可以一直不跟我说话。可是，有些事情，只能大哥你亲自出面，才能做得成呀。”王俊林准备硬着头皮向王俊财提出请求了。